



校园升旗

□ 郑京鹏

校园刚刚被抹上一缕晨曦，我们就集中在操场升旗。队伍排列得方方正正，个个站立得整整齐齐。

身边的空气新鲜无比，惟有晨风轻言细语。心中的杂念荡然无存，惟有信仰萦绕脑际。

听着嘹亮雄壮的国歌，耳边仿佛响起冲锋的号角。在中华民族危亡的时刻，自有英雄儿女抗强敌！

望着鲜艳耀眼的国旗，眼前仿佛见到先辈的血迹。在共和国的奠基册上，自有仁人志士前仆后继！

目送国旗冉冉升上蓝天，一股股力量在全身腾起。先辈们留下了奋勇前行的足印，纵有千难万险我们也绝不休息！

跋涉的路途就从脚下开启，一步步不惧行程的蜿蜒崎岖。在飘扬的国旗下勤奋学习，我们用捷报向祖国献礼！（作者系忠县籍中国诗歌学会会员）

小镇

□ 谢邦成

所有房舍店铺
几乎千篇一律地
依山而建 傍水而设
一年四季不分晴天和雨夜
总是脚步不停 灯火不熄

自从你诞生的那一天起
你就挤满了平平仄仄的方言
浸染了形形色色的泥土及汗味
不管是青石板铺就的巷道
还是刚长出地面的高楼和店铺
你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农村人
滋润了一座又一座新城市
男女老少都爱你
愿与你白头偕老
因你能容纳并缔造万物

啊！故乡那座小镇
你既是农村人往返的归巢
又是城里人难忘的牵挂
(作者系三汇镇人)

深秋

□ 向建国

雨水和霜降轮番来临
蓝天下的桂树丛
鸟儿一声声叫着秋色
山峦与山峦在云朵间
试图与蓝天对峙
风把斜阳搬过来
染出一树一树金黄
安静而丰盈的秋挂着微笑

前途归路开始云雾缭绕
深谷里小溪清澈如初心
迎风生长的灵魂把落花流水
源源到岁月峡谷
乘着月色我直奔故乡

多余的枝叶被慢慢删着
这多么富有人间温情
我知道，那些住过的地方
走过的路，所有邂逅与相逢
都将和这个季节
慢慢进入循环往复
(作者单位：乌杨街道农业服务中心)

卫高，于我而言，亦师、亦兄、亦友。他是我兜兜转转的人生中难以忘记的人。

卫高，人称“谭胡子”。1991年5月，在倒灌小学操场上，身材魁梧的“谭胡子”给我们一群穿着朴素的初三毕业生拍照。他喊我们看照相机镜头时，我却看着他满腮的胡子和全是口袋的衣服，觉得这个拍照的人真好玩、真稀奇。

同年9月，在拔山中学操场上，一群高中男教师穿着背心打篮球。篮球场上溅起的尘土掩盖不了教师的欢呼声，也遮掩不住围观同学们的鼓掌声。忽然间，我看见一个方正敦实的身影。“好！”一阵欢呼声从染着金黄余晖的胡子间传过来。他一个假动作躲过防守，三步上篮，篮球入框，球进了，引来师生一阵喝彩。好飘逸的投篮动作，那一脸的胡子更飘逸。投篮的他就是给我们拍照的那位师傅，他怎么也在这个学校？刚考进高中的我有些纳闷。

高二上学期的一个晚上，同桌小凯将我领进画室时，他在画室里指导一帮同学练习素描。啊！我满眼的惊讶：他不是拍照的那个人吗？他不是打篮球的那个人吗？难道他是这个学校的美术老师？小凯对他说：“谭老师，华川也想来学画画。”他抬起头来看看我，笑容从胡子间绽放开来，温良的眼神从厚厚的镜片里面跑出来，柔和的声音从胡子的缝隙间蹦跶出来：“好啊！有时间就来练练。”啊！他也姓谭，我又是一阵惊讶：本家呀！接下来就是铺纸张、削铅笔、线条练习、素描打型等等。他手把手地把我带进了美术天地、绘画世界。我因此成为一名美术生，人生命运由此改变。

“啊！你也是柳塘的。”越说越近，越谈越亲。我们是同辈兄弟，相邻农家大院，田地坡坎相依。我外公家、二姨家、幺姨家都在柳塘四队，我自小在外公家长大，在外公家念书，初三时随二姨家姓谭。我与卫高老师的人生缘分似乎天注定，人生渊源由此流长延伸。

星期天回家，我对娘说：“我们的美术老师是卫高。”娘说：“是三队那个卫高吗？”“对呀！”我回答。“是他呀，他小时候常跟从他么姑一

卫高

□ 谭华川

起到大队部开会，一起参加大集体劳动。”娘笑着对我说。原来，娘是看着卫高长大的。如此说来，他是我的兄长，我对卫高老师有了更多亲近感，踏实地跟着他学美术。

那些年，卫高的家在学校大操场边的一幢3层砖瓦楼里。底层是医务室，第二层住着其他科任老师，他家在第三层，是一个大通间，只有十五六平方米，隔成了两间，前间是厨房、餐厅、通道，后间是卧室、拍照工作室、备课室。站在窗前，能望见远远的山岭、深深的山谷和炊烟缭绕的农家。

卫高的家小而简陋，却充满着幸福，不仅是我们一群美术弟子的幸福，也是拔山中学一届届学生的幸福。他的家里有艺术生们的欢声笑语，也有高中、初中学生们的青春倩影。

卫高的家里有体贴温柔的妻子和乖巧可爱的女儿。他的妻子姓杨，是附近一所小学的老师，我们叫她杨老师。杨老师戴着厚厚的眼镜，长长的头发扎成马尾，笑容时常挂在瘦小的脸庞上。我们一群弟子一早一晚在她拥挤的家里进进出出，她总是笑脸相待，从不嫌弃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。对于卫高老师一届一届的美术弟子，她都能叫上名字，并知晓每个人的性格脾气、成绩情况、绘画态度、努力程度等等。

那些年，卫高的家是学校的摄影工作室，一群群学生、一届届毕业生都被他定格在5寸或7寸的彩色相纸里，为我们留下五彩斑斓的回忆。他的镜头，为我们保存了同窗情、师生情、校园情。他用光圈记载我们高、初中时代的青涩、淳朴，甚至是迷茫。一到取相片的时候，卫高的家就人气爆棚。女同学拿到相片的那一刻，羞羞地睁大双眼，不相信那是自己：我原来这么乖！男同学拿到相片时，趾高气扬地说道：“哇塞，我有这么神气吗？”同学们的笑声萦绕在整幢3层小楼里，久久不散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卫高特别爱钻研拍照技术，为同学们拍摄各种特效人像照片，制作各种道具，冲洗出效果奇特的相片，深受同学们追崇，粉丝一大群。时过境迁，同学们晒出那些年的老照片时，在拔山中学的一幕幕悠然浮现，一切又回到20多年前的校园时光。同学们看到相片就会想起卫高，想起“谭胡子”为我们留下的珍贵记忆和青春。每当我翻看卫高拍摄的相片、编辑的影集和出版的画册，就会看到他至臻至纯的心和素朴淡雅的眸。那些年，我们一届届美术生跟他学美术，他不收学费，还义务辅导，多次送我们一些绘画材料。他拍照也只收取最基本的冲洗成本费用。

卫高的眼界很广阔，一到高三，他就推荐我们到重庆市区的川美、西师等学校集训，让我们增长见识、开阔眼界，提高绘画造型能力，考取理想的美术院校。一届届学生走进他的画室成为美术生，一届届美术生离开画室走进大学，最后遍布全国各地，在各行各业奉献着。

“卫高”，360百科上是这样说的：“卫”，形声字，从行，从韦，韦亦声。“韦”意为“层叠”，“行”指出行、道路。“高”，象形字，像楼台重叠之形。“卫高”从字面上理解就是，认准人生道路，一层层追求，一层层累积，成就高原，达到高峰。事实如此，他一边忙于美术教学，桃李遍天下；他一边追崇自己的摄影理想，出版专业影集；他一边探索绘画世界，编辑自己的美术画册。孜孜追求、全力探索，成为师德高尚的美术特级教师，成为技术高超的摄影大师。

卫高，绝对是一位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的老师。大学毕业那年，在万县（今万州区）我偶遇拔山中学的老校长李长煜，他退休后在万县一个中专学校做行政管理工作，我们有长时间的交流。得知我是卫高的美术弟子，李校长对我说：“卫高这个小伙子是一个有才有前途的青年

教师。他当年想调离拔山中学，是我尽力留住的。山区高中特别需要卫高这样的美术老师。”听了李校长的一番话，我一阵激动：“是啊，还好校长留住了卫高老师，不然，我读高中时就不会遇上这样的专业老师了，我的命运又是另外一种状况。”

庆幸啊！人生就是那么不可言说。校长的极力挽留，为我们一群农村高中生留住一位做人恩师、一位专业导师。那年，我大学毕业后，远赴上海工作，卫高也从拔山中学调入县教育局（现县教委）做管理工作。从此以后，他有了更大的专业天地，有了更广的摄影空间，为全县的艺术教育作出了卓越贡献，带出了一批批、一代代优秀的艺术教育传承者。

“对于伟大的摄影作品，重要的是情深，而不是景深！”卫高如是说。的确是这样，卫高作为家里的兄长，他善待家人，用情至深；作为学校的老师，他启发学生，厚待同事，用情至纯；作为摄影家，他呵护理解被拍摄者，用情至臻。卫高，用他那情深意浓的眸眸聚焦山区百姓的心事，定格山区百姓的生活，成为山区百姓的贴心人。因此，有了《百家姓 百姓家》系列专题摄影作品，引起人们的关注。

卫高，是我人生的引领者，他为我树立人生奋斗的标杆，有了努力的方向。而他却说：“幸福比成功重要，过程比结果重要；幸福永远在心里，风景永远在路上。”有一年，我们兄弟俩促膝长谈，他对我说：“学美术，或许只是你人生历程中的一块跳板，别在意，它只是你学习的一个过程。”那年，我专业学习止步不前，他看出了我的困惑。而我有些不明白：“我学绘画，就得靠画画过日子。老大哥，怎么这样讲呢？”多年过后，我有所领悟：卫高兄长讲得极好，他悟透了人生，悟透了美术专业发展。他的那句话启迪人生，触及美术生的灵魂。只怪我一时没完全理解。

是的，美在心里，更在路上。卫高是美的，他美了自已，更美了别人。

卫高，于我而言，是我慈爱可亲的兄长，是我真诚质朴的朋友，是我博学睿智的恩师！（作者系上海市崇明区民本中学教师）



□ 戴三七（作者系忠县籍人士）
天道酬勤

“八仙寺”的传说

□ 徐玉成

有啥法子，你对付得了那妖魔吗？”铁拐李说：“我是八仙之首的铁拐李，无论他是什么妖魔鬼怪，我都能把他降住。”

老妇听说是铁拐李，连忙跪地磕头。铁拐李扶起老妇，让她细细说说事情的来龙去脉。

原来，老妇有一个女儿，刚满18岁，长相乖巧。这条龙遇见老妇的女儿后，竟跑向她提亲，要纳她的女儿为妾。这条龙经常化身成30多岁的男子，到乡间四处闲逛，遇见漂亮女子就强掳为妾，他家里早已妻妾成群。今夜，那条龙就要来老妇家，把她的女儿带走。

铁拐李听了，安慰老妇道：“莫急，这事我管定了，一切按我说的做。”

天一黑，屋外便一阵飞沙走石，那条龙一身新郎打扮，飘身进屋。龙见姑娘娇羞地坐在床边，头上顶着红盖头，不禁哈哈大笑。龙上前准备揭开红盖头，姑娘一闪，说：“我俩恐怕做不成夫妻了。”

龙问：“怎么了？”姑娘说：“我娘请了仙人来降你。”龙狂笑：“谁有本事降住我？”姑娘说：“听说是蓬莱的八仙。”龙喃喃道：“八仙？听说是有

些本事，看来我俩真的没有缘分。”说完，就慌慌张张要走。

姑娘一下掀了红盖头现出原身，扯住龙大喝道：“孽障，休想跑！”

龙转身一看，竟是铁拐李，慌得手麻脚软，猛力一挣，挣破了衣服，跃出了门。龙逃到院坝，坝坝里的八仙一下将他围住。龙无奈，抽出随身宝剑跟八仙大战起来。几个回合后，铁拐李一铁杖将龙打倒在地，龙现出原形。八仙同使法力，把长江对岸屏山上的一座寺庙移到了巴营山上，把那条龙压在寺庙下，永世不得翻身。

乡亲们为了纪念八仙除暴安良，就把这座寺庙叫做“八仙寺”，寺名一直沿袭至今。（作者系忠州街道居民）